

申江豪侠传

凌峰 著



申江豪侠传

凌 峰

明天出版社

1989年·济南

申江豪侠传

凌 峰

*

· 明天出版社出版

《济南五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5.6印张 327千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1—1958

ISBN 7—5332—0573—1

I·80 定价:4.1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长篇通俗小说。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申江，一百十几个武林女侠聚结好庭院，习艺练武，除恶扬善。一次偶然的机会，女庭院主被一位智勇双全的男子牵动了芳心，于是引出了一系列追踪、谋杀、劫狱、情人反目、引敌为友等恩恩怨怨、悲欢离合的故事。

这部作品结构紧凑，情节曲折，语言朴实畅达。

目 录

第 一 回	警察班押解遭伏劫 幸存警哭诉途中事	1
第 二 回	林大嫂巧计送情报 金元广路遇办货客	10
第 三 回	越高墙寻找囤囤汉 入鹤亭舍身救难友	21
第 四 回	国共匪三方战庭院 敌我友一仗分阵线	31
第 五 回	赠信物细解院中谜 托终身误入离间阵	42
第 六 回	毕贵林得讯急出兵 范全铤吃醋发淫威	52
第 七 回	筵席上起哄赛酒量 庭院主阻行又送行	60
第 八 回	黑狗队乘虚袭女营 巾幗女妙计施报复	69
第 九 回	假警察调戏女记者 毕贵林忍辱赎夫人	80
第 十 回	蒙面人暗夜劫牢狱 侦缉队偷袭好庭院	90
第十一回	送情报引众出大院 拜新主厅堂交帅印	103

第十二回	醉姑娘痛打偷袭汉 旧院主寻夫离庭院	111
第十三回	飞索子途中认义弟 新盐行送帖请克星	116
第十四回	章顺古叛变惊两党 武场上卖艺惩恶棍	123
第十五回	半路上巧计砖换钱 牢狱顶惊见屋上人	130
第十六回	两姐妹劫牢救史亮 夏翠莲得讯返申江	135
第十七回	反围剿石岩林落魔爪 戏女人闵波良漏消息	143
第十八回	巧计谋医院会难友 出急兵追捕越墙人	152
第十九回	沉石镇看剑认女 兴隆店敲门求援	164
第二十回	侦缉队便装入花园 两表妹难分假和真	175
第二十一回	真丈夫情急演假戏 木棍下督察装俘虏	182
第二十二回	禅房里叛徒咬表妹 金元广巧计羊驱虎	191
第二十三回	李家庄寻妻得凶讯 大门口市长解难危	200
第二十四回	杨市长婉劝南京客 两队伍进兵李家庄	209

第二十五回	茅棚前督察擒特派 汽车里女侠杀司机	217
第二十六回	假共党挨鞭吐真情 侦缉处反告侦捕处	225
第二十七回	小玲珑被内设圈套 夏翠莲中计落虎口	235
第二十八回	李天义率兵救女侠 夫审妻大闹刑讯室	243
第二十九回	假难友女牢骗真情 马家祠果断除叛徒	253
第三十回	十字路葬身特派员 大门口逼夫杀亲妻	262
第三十一回	女秘书奋勇杀敌首 众侠女同仇金元广	270
第三十二回	史亮救人人失踪 鲁大猴逃命到申江	282
第三十三回	江大龙巧计骗警察 窦志佛奉命暗跟踪	292
第三十四回	骆雪欢小楼花采蜂 虞美卿失物寻短见	301
第三十五回	泄私愤窦志佛闯祸 贪女色虞美卿投敌	310
第三十六回	侦缉队袭击神剑队 凌云萍再度落虎口	318
第三十七回	狗咬狗血溅聚贤坊 疑加疑暗捕林大嫂	329

第三十八回	汇英楼群英议决策 猴杀人助主除妖精	337
第三十九回	毕贵林乱中逃活命 误途客半路受指点	344
第四十回	金元广深夜闯监狱 林大嫂牢房受摧残	351
第四十一回	急切切刑场救难友 疑重重小店探真伪	358
第四十二回	神剑队截车救难友 假伴侣终成真夫妻	367
第四十三回	莫祥熊跟踪吃耳光 李翠芳打人反挨打	376
第四十四回	虞美卿客棧丧性命 凌云萍途中吐真情	383
第四十五回	毕贵林路绝自毙命 范金铤斗胆叛军火	390
第四十六回	神棚区飞石子扬名 领事馆范金铤受罚	397
第四十七回	警察队变为丧家犬 穷工人成立同心会	404
第四十八回	暗联络飞索子探消息 抖雄风同心会大示威	414
第四十九回	神剑队遇难逢神兵 特别警惨败齐逃命	422
第五十回	郑工头贪杯中圈套 老帐房多事吃巴掌	429

第五十一回	邓水蛟迎客送炸药 江大龙机智斗水寇	440
第五十二回	真水手水中斗洋人 假警察门口换铁锁	450
第五十三回	运输队充当替死鬼 起义军两处受威胁	457
第五十四回	迫击炮猛轰侦缉楼 方兴皖坐弹上西天	467
第五十五回	英国船沉于申江底 中国旗飘扬租界楼	474

第一回 警察班押解遭伏劫 幸存警哭诉途中事

一九三一年冬，申江市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帝国主义，联合土匪流氓，妄图将共产党斩尽杀绝，独吞天下。

这日下午五点钟光景，从申北区通向市中心的申北路上，风驰电掣似地向南开着两辆三轮摩托，一辆押解犯人的警备囚车。囚车发出“呜——呜——”的怪叫声，使人听了毛骨悚然。

囚车内坐着五个人。车头左首是驾驶员；右首坐着的人四十来岁年纪，穿一身警服，佩上士军衔，脸色黝黑，四方面孔，络腮短须。此人是申江市警察局侦捕处三班班长詹福精。刚才，侦捕处按照密探提供的情况，在申北区搜捕到了一个要犯。现在，他担任着押解任务。车子的后排座位上，坐着两名荷枪实弹的警察。这两名警察一胖一瘦。两人都铁着面孔，盯着中间一排上的一个男子。这个男子身上血迹斑斑，伤痕累累，四十五岁左右，平顶短发，四方脸，穿一件咖啡色长衫。他是中国共产党申江市申北区区委书记刘海。

这时候，车子猛地一震，前轮“嘭”地响了。詹福精忙伸头向外一看：前面路旁是树丛，树丛外是田野。心中叫声

不好，但为时已晚。因为车子的左前轮没了气，加上车速又快，司机来个硬刹车也无济于事。车头象被人牵住了鼻子的犀牛一般，“呼”的一下原地来了个九十度的大转弯，车身一晃，直向马路左边冲去，眼看就要翻到路边沟里了，吓得全车人“哇哇”直叫，把每个人的心全都提到了嗓子眼。正在这慌乱之时，只听得一声巨响，车子象自杀一样把头狠命地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上去，车子虽然没有翻，但车头撞得凹了进去。全车人受了一场死里逃生的惊吓，个个出了一身冷汗。等到惊魂稍定，詹福清猜测这出事故决非偶然，因而心里发慌，便急忙开门下车，一边察看外面情况，一边招呼摩托车回来，同时指挥将犯人押下坏车。但刚等到两辆摩托车调回头来，开到詹福清身旁，詹福清命令把犯人押上摩托车时，冷不防从田野里飞来一颗子弹，站在刘海边上的一名警察，立即应声栽了下去。

“有共党，快卧倒还击！”詹福清一边慌乱下着命令，一边举着枪首先滚进了路边沟里。其余警察听到命令，立即“唰唰唰”拔出枪来，把刘海推入沟中后，也纷纷跳入沟内卧倒还击。

对方的枪声并不密集，但枪法很准，又有两名警察毙命。

詹福清此时心里很急。因为身上有着押解要犯的特别任务，而手下就这么几个人，看看对方，既见不到他们一个人影，更不知他们有多少兵力，如不快想办法，弄不好会葬身于这马路沟里。但眼前是一片荒野，车子又在对方枪口的监视之下，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他的眼睛骨碌碌地转了几圈，侧过头四下一看，见后面不远处有个小树丛，眼睛顿时

亮了起来。他想，我何不派少数人押了要犯先爬行过去，钻入树丛，等押解的人走远，再撤这儿的人。这样，也许能有一线生机。想到这里，他把已被打死的三个警察的枪摸了过来，交给了沟里的三个警察，并命令他们说：“你们三人在此掩护，东打一枪，西打一枪，麻痹敌人，使对方摸不透我们有多少人，我和另三个人先把犯人押走，你们坚持到半个小时后再行撤退。”

说完，詹福清带着三位警察拖着刘海在马路沟里蹲着向南行动起来，但尚未爬满十步，只听见“乒”“噗通”两声，詹福清回头一看，见走在最后的一名警察又饮弹倒地了。他还没弄清是哪儿飞来的子弹，又听见“乒”“噗通”两声，后面又有一名警察栽倒了。他立即叫声“不好！”估计自己被包围了。因为詹福清走在前面，已接近小树林，于是也顾不得要犯了，直起身来就往小树林里钻，可只跑了五六步路，他右腿中弹倒了下去。他就地一滚，进了树丛，又怕暴露了目标，老命难保，再也不敢还枪。他回头看看路边，更使他吃惊不小！只见在被打坏的警车旁突然跃出了一个人来。此人身穿黑衣，面蒙黑纱，紧身装束，动作轻盈敏捷，手提双枪，跳在路边，“当当”两枪，结果了最后一名押解刘海的警察。此时，伏在沟里的三名警察已经发觉，立即转过身来，但还未举枪，蒙面人左右开弓，打出两把飞刀把两名警察击倒。此时中间的一名警察正在瞄准蒙面人，但只见蒙面人纵身一跳跃过一旁，待他枪响时，蒙面人的脚已飞上他的手腕，一支短枪立即飞出两丈多远，警察正要往后让一让，蒙面人的另一只脚已到他的胸口，警察惨叫一声，捧住胸口，喷出一口鲜血，瘫倒下去。这时，蒙面人吹声口

哨，对面埋伏的人立即呼哨而起，向这边奔来。那蒙面人则往刘海屁股上踢了一脚，怒吼一声“快走！”随即，奔过来的人把刘海推上摩托车，“呼呼隆隆”开着走了。

此时，走的走了，死的死了，天也黑了，这儿没路灯，显得既荒凉，又恐怖。詹福清受这一吓，非同小可，看着这种景象，加上腿还在流血，一阵阵痛得钻心。他想如今要犯被劫走，带来的弟兄们已死绝，回去怎么交账呢？自己身负重伤，天又黑，路上几乎没有行人，难以有人前来搭救自己，照此下去，如果再在这里呆上两个小时，自己身上的血流尽了，那么不用别人开枪，自己也就呜呼哀哉了。想到自己即将变成荒野之鬼，只觉得冷气透心，鼻子一酸，竟哭了起来。詹福清哭了一会儿，觉得与其在此等死，不如爬着回去，如若碰到个把人，求求人家也许还能死里逃生。想到此处，就向路边爬去。可刚刚爬了才十多步，突然听到摩托车响，接着车灯射了过来，不一会，车子停到了撞坏的警备车边上。

詹福清借灯光一看，车上下来的都是自己局里的人，真是又惊又喜。忙扬起了一只手，张开了嘴想叫，可不但没发出声音来，反而把举起的手放了下来。要问是什么缘故，只因他突然改变了主意。他想今天的事，自己罪孽重大，如果回到局里，也是凶多吉少。倒不如暂时躲起来，等他们走掉后再爬出去，脱了这身黑皮，找个地方养伤，等养好伤后，移名改姓，搁下这饭碗算了。想毕，又准备调转方向往树林里爬去，但还没转过身来，只感到眼前一亮，一道电光划了过来，心里急叫一声糟糕。他知道自己已被同事发现，因而来个急中生智，头一低，伏在地上装死。可仍然没逃过他们的

眼睛。一名警察发现他后大声地说：“那边还有一个。”接着，就有三四个人跑到了詹福清身边。由于詹福清流血很多，脸色苍白，倒也很象个死人。有一名警察用手电照照詹福清的面孔说：“哎？好象是三班詹班长？！”说着伸手在他鼻子前试了试对其他人说：“呃，还有气，来，把他抬出去！”随着话音，立即上来了几个人，七手八脚抬起他就走。此时，詹福清只好装死装到底了，闭着眼睛，任凭他们摆布。

就这样，这帮闻声赶来增援的警察，带着几具尸体和一个活死人回局里去了。

警察局里今天当班的是局长范金铤和侦捕处处长毕贵林。今天下午三点多钟，他们接到密探的报告，说中共地下党要员刘海的行踪已被他们发现。为了绝对保证抓住这名要犯，毕贵林派了一个排的兵力去，并吩咐他们，若捉到了要犯，先由詹福清的一个班立即押解回来，其余的人负责抄家搜索。想不到在五点多光景，有人打来电话，说申北路一带有枪声。他俩听了一惊，知道押解的人出了意外，便立即再派一个班前去支援。这个班一派出，两个人便在局长室里焦急地等待着事情的结局。

范金铤坐在转椅上暴跳如雷，一会拍桌子骂娘，一会猛抽香烟。

毕贵林一手背在后面，一手夹着烟，在办公室里走走停停。

局长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一声响亮的“报告！”把两人吓了一跳，不约而同地把脸转向门口。一看，站在门口的就是刚刚派出去的二班班长马厚宝，毕贵林一挥手，立即命

他走了进来。

马厚宝到办公桌前立定，立即背书似地报告了情况：

“刚才我带一个班的弟兄赶到申北路时，已不见了敌人，也没看见要犯。只见那辆吉普车已撞坏，二辆摩托车失踪，三班的九位弟兄全部牺牲，班长詹福清大腿中弹受了重伤，出血很多，但还有一口气，我们把他们都接回来了。报告完毕！”

“他妈的！”范金铀“呼”一下站起来说：“把人统统给我埋了。”

“那？詹福清呢？”马厚宝想活人怎么能埋呢？所以加问了一句。

“这，暂时留一留，等断气后再埋，通知所有死者家属，每人发二十块大洋的抚恤金！”

“是！”马厚宝答应一声，转身要走。

“慢！”毕贵林举手制止后说：“就这么处理似乎太简单了，我在想，今天劫持要犯的人肯定非同一般，但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呢？必须立即查明，如果不把这帮人的来龙去脉弄清楚并加以消灭，将来必定后患无穷。但要追查这些人的下落，一定得在今天的目击者中寻找线索。当然，如果三班的十个人都死光了，那得另想办法，但现在詹福清还有气，而且伤在腿上，我看应该立即抢救，等他清醒后，马上向他询问情况。”毕贵林说完，点燃了一支烟。

“好吧！”范金铀一挥手说：“由你看着办吧。我还有另外的急事要办。”说完，急急下楼，坐车走了。

这位范金铀，身在局长要职，但实在是个大草包，故人家送他个美名叫“万金油”。其实真正的万金油倒还能解解

头晕恶心，防防中暑感冒。而他这盒万金油是过了时、失了效的，一点用场也没有。那么他是怎样坐上警察局局长的宝座的呢？此事说来话长。范金铤出身豪富之家，从小娇生惯养，终日游于好闲，养得身宽体胖。他别无忧虑，最感到头痛的是如何打发日子，实在闲得无聊，就进赌场，跑妓院。反正他父亲范贯才在上海开着店，在南洋办着厂，家资丰厚，吃喝不愁。但常言道：儿子鬼混，急煞父亲。老头子到处托人，想给这个宝贝儿子混个差使。范金铤有个妹妹范金花，生得弯眉圆眼，唇红齿白，颈纤腰细，十分漂亮。一天，范金花正好跟父亲范贯才在欢乐戏院看《薛平贵》，当演到王三小姐奉旨抛球一节，几个豪门阔少为抢不到彩球而丑态百出，范金花忍不住“格格”笑出了声。她这一笑不打紧，却传到了上面包厢中的副市长杨世明耳朵里。杨世明听这笑声又脆又甜便举目循声望去，这一望，两只眼睛象被磁铁石吸住了一般，一眨也不眨。他见五排中间有个美人坐在那里，顿时心为之一动，叫人一打听，说她是大老板范贯才之女范金花，还未出阁。杨世明回府马上派人作媒说合，说要娶她作个偏房。范贯才见市长大人看中自己女儿，哪有不愿之理。就此提出了让儿子混个职务的唯一条件。杨世明一问秘书，说警察局有个局长正好前天心肌梗塞死去，这个位子还空着。于是，杨世明一纸批文，这位范公子就顶替了这个死人坐了警察局长。这种毫无半点知识的人坐这么个重要位子上，真是黄狗拉大车，只会退不会跑。象今天这样重要的事，他都不放在心里。别的事就别提了。就说他现在急急忙忙要走，真的有公务要事？非也！翠花楼老鸨昨天和他讲好，今天有个新进窑的小妓女第一天接客，二百块大洋一

夜，叫他要趁早。哪还有什么心思办公事呢？

毕贵林，四十来岁年纪，人称“比鬼灵”。此人生得横眉立眼，方额平脸。办事刁钻。他毕业于警校，受过专门训练，遇事办案点子也多，上司信赖他，下属佩服他。对于今天这件事，他思考很多，感到既严重棘手，又复杂蹊跷。现在局长一走，他就对马厚宝下了命令：

“二班长，那九名死去的弟兄，你就按着范局长的意见办，至于詹福清，命你立即送医院抢救，同时关照医院，一律不准外人和他接触，再派两个弟兄监视，等他一醒立即通知我，我在我的办公室里等你。”说完，他立即向医院打了个电话。

马厚宝答应一声，立即下楼，把詹福清用吉普车送到了医院急诊室。

一小时之后，马厚宝打电话报告，说詹福清已经清醒。

毕贵林拿着电话立刻命令：“你马上用车把他送到我的办公室来。”

警察局里要数侦捕处的事情最多，毕贵林为了应付各种紧急情况，就把卧室也设在办公室隔壁。现在，他夫人袁紫芬见丈夫回来办公了，就叫女佣人林大嫂前去泡茶倒水。

侦捕处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马厚宝扶着詹福清一跛一拐地走了进来。毕贵林见了，立即挥挥手，示意他们坐下，接着便询问起来。

詹福清胆战心惊，慌得嘴唇都在发抖。但是，不说是过不了关的，可如果如实汇报，一定会遭到怒斥，弄不好后果难以设想。若是自己有个三长两短，老婆要做寡妇，孩子要成孤儿，六十岁老娘无人抚养。想到这里，詹福清又怕又伤